

李达

今年是李达同志诞生九十周年，又逢党中央给李达同志彻底昭雪平反，武大学报编委会倡议在学报上纪念这位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老校长，这个倡议表达了武大师生员工的愿望。老校长含冤逝世已十四载了，但他仍然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他。

我在武大学习、工作、战斗了三十三个寒暑，我有幸能在老校长亲自领导下工作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协助老校长和余志宏同志主持过哲学系的工作，得以经常聆听老校长的教益；我又不幸

和老校长同遭浩劫，在老校长被诬陷为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头目”的同时，老校长亲自创办的哲学系也被诬陷为“李达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窝”，我和哲学系许多同志被诬为“黑帮”，志宏同志在浩劫中也含冤去世了。今天，老校长和志宏同志的沉冤已经彻底昭雪，象我这样劫后余生的人，怎能不热泪盈眶地、一次又一次地捧读中央为李达同志彻底平反昭雪的消息报道啊！

纸短情长，难尽我心头话。老校长是把我引进哲学之门的难忘的导师。记得一九五三年老校长到校不久，我当时担任中共武大总支副书记，分管宣传工作和学校政治学习辅导委员会的工作，党组织派我协助老校长筹建马列主义研究室。我第一次去见老校长，心情十分紧张，当年我还是一个年轻幼稚的干部，对于马克思主义系统理论真是一窍不通，我怎能胜任这项工作呢？万万没有料到，我刚刚向老校长作了自我介绍之后，没有谈很多话，我的紧张心情很快就消失了。他那一和蔼可亲的长者风度，使我毫无顾忌地打开了话匣子，向他讲了自己的经历，暴露了不

愿当“万金油”干部的思想，希望归队重新学习自然科学。他没有直接答复我的要求，却十分耐心地向我讲清楚了一个道理，他说，我们党要领导高等学校，如果没有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是不可能领导好学校的；他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门科学的重要性，他说，一个综合性大学，如果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系，那是办不好的。他鼓励我要下苦功夫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分析我的情况，认为我搞哲学是有条件的，还指点我怎样去学习哲学。他还向我讲了他来武大后要抓的头等大事，就是要亲自带头搞好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他准备办马列主义夜大学，亲自向广大教师讲哲学课；还准备成立一个马列主义研究室，培养马列主义理论师资，责成我拟定一个计划；并打算逐步在全校开出党史、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哲学四门课程；等到条件成熟时，创办一个哲学系。他的这些设想，在他亲自领导下都逐步实现了。李老的这一席谈话，启发我终于下了决心献身于马列主义哲学事业。

这次谈话给我留下另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就是李老非常爽直地批评了当时武大党组织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上“左”的错误。说实在的，当时我还是一个很不成熟的年青党员，正处在对武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的“左”的错误的迷信之中，自己也跟着干了一些错事，没有觉悟，思想上还接受不了李老的批评。现在回顾武大的历史，李老当年切中要害的批评，是多么令人回味！他在武大为抵制“左”倾错误，正确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出了多大的精力，经历了多少惊涛骇浪，最后在浩劫中被迫害致死。李达同志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是值得我们广大教育工作者永远怀念的！

我在协助李老和志宏同志主持哲学系工作期间，李老经常鼓励志宏同志和我，要我们在系里带头搞好教学和科研工作，告诫我

感人的关怀

王兆星

我有幸得识老校长，始于一九五三年。

这年，老校长来武大，下车伊始，便着手筹建马列主义教研室，并亲自兼任教研室主任。而我也就在此时被“滥竽充数”为教研室一普通成员。从此，我得以亲聆老校长的教诲，如坐春风，如沐化雨。

老校长平易近人，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关心人才的成长，尤其重视马列主义理论的宣传和研究。往事历历，如在目前：

一九五三年夏，他放弃假期休息，亲自率领我们马列主义教研室八位中青年教师上庐山备课。并亲自为我们几位青年教师讲授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

一九五五年秋，我第一次独立讲授“马列主义基础”课程。他不顾校务繁忙，年高体弱，竟亲临教室听课，足见其对青年教师期望之殷。当时我内心感激敬慕之情，真非笔墨所能形容。

一九五九年秋，我们教研室讨论“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内容改革。他又亲临指导，要我们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并亲自审阅我们拟定的教学大纲，还给我们这门课程取名为：“行动中的马列主义”。所惜，我们没有如老校长所愿把讲义全部编完，至今犹感内疚。

老校长离开我们已十四年了。十四年前，他横遭诬陷，含冤死去。而今，沉冤昭雪，名正言立，老校长可以含笑于九泉之下了。

人生在世谁无死，

难得丹心照后人。

们不要搞空头领导。在每次向他汇报、请示工作后，他总要询问我们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情况，并和我们讨论一些理论问题。李老自己为我们做出了示范，他年逾七旬，且患多种严重疾病，担负着繁重的工作，还不懈地从事写作，亲自带头编写湖北省哲学教科书和《唯物辩证法大纲》等著作，尤其令人感动的，他还亲自为哲学系的学生讲课。他的言教身教，鞭策着志宏同志和我，奋力以赴地去完成双肩挑的任务。志宏同志一方面主持系务，一方面先后主讲三门专业课程，我比之志宏同志来说，是做得不够的，离李老的教导，还有很大的差距。

我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哲学战线上的一名新兵，是李老引我入门、带我上阵的。千言万语难以表达我对他的思念之情，他的音容和教导将永远激励我为党的哲学事业而战斗不息！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上接 31 页）

这是学校办得好不好的标志。李达同志对教师极为尊重，对学有专长者，无论是文科或理科，老年或中年，常登门拜访，征求对学校工作意见，共商如何办好学校大计，他这种平易近人，虚怀若谷的作风，博得广大教师对他的钦敬。

当前，我校正在注意教学质量的提高并大力提倡科学研究，为国家培养输送合格的人材，为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回忆李达同志这些讲话，言犹在耳，更增加对李达同志无限的怀念，并策励自己努力前进。